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历史的印迹： 民族认同变迁与现代性重构

——三家台蒙古族村的个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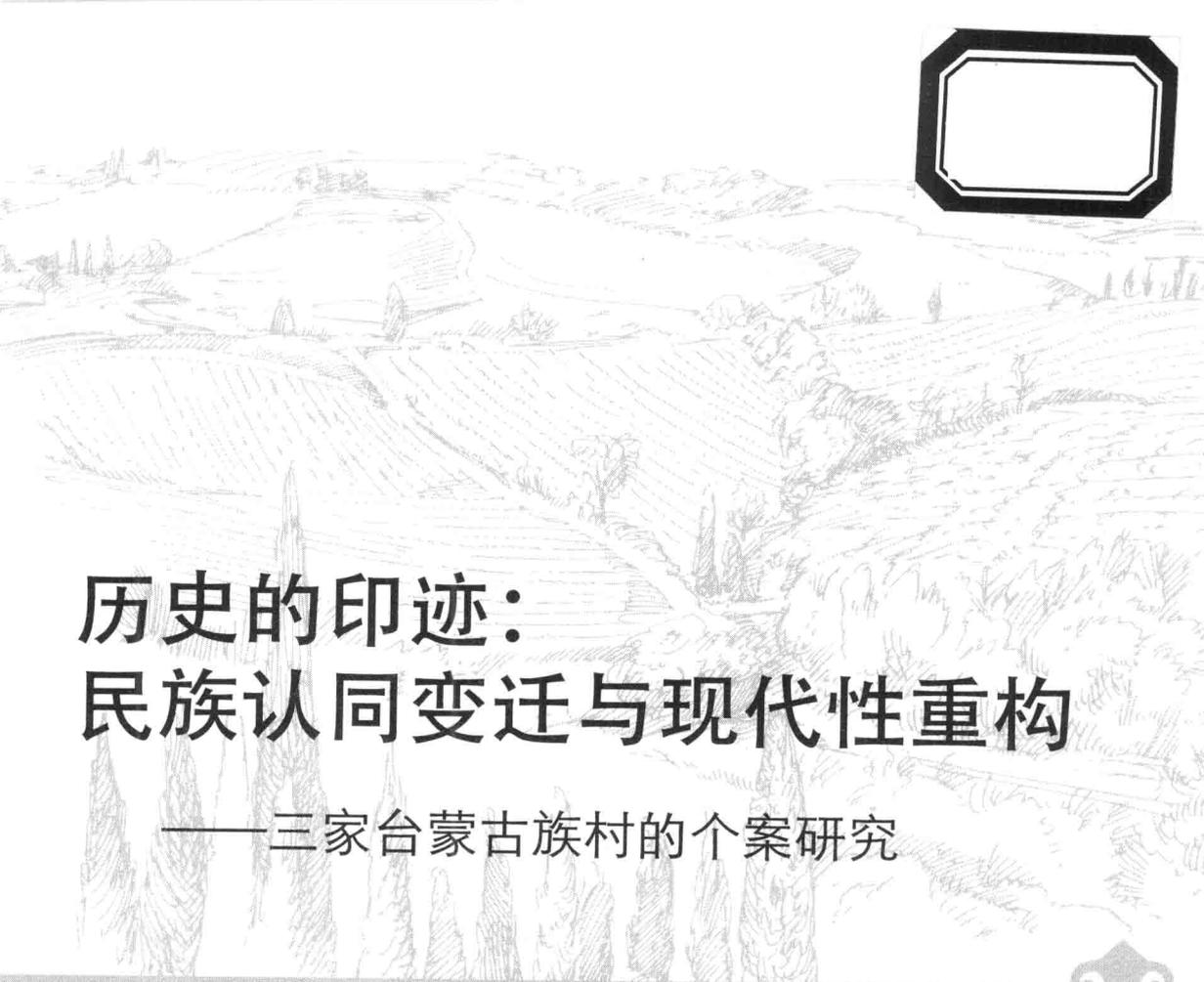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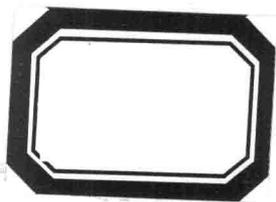
唐胡浩/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历史的印迹： 民族认同变迁与现代性重构

——三家台蒙古族村的个案研究

唐胡浩/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印迹:民族认同变迁与现代性重构:三家台蒙古族村的个案研究/唐胡浩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2

ISBN 978-7-5100-5703-8

I. ①历… II. ①唐… III. ①蒙古族—村落—民族意识—研究—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5489 号

历史的印迹:民族认同变迁与现代性重构——三家台蒙古族村的个案研究

策划编辑 张馨芳

责任编辑 黄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703-8/C·002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恩施州三家台蒙古族村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的历时性研究,对民族认同的维持、变迁与重构进行了探讨。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强调点、线、面、体四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环境中强调对个体、人际互动、群体结构等方面的考量,包括人的语言、行为、态度,群体内部成员及不同群体成员间的互动,以及社区小群体与国家的互动等各个方面。借助解释人类学的理论分析视角,最大努力地透过访谈者回忆和表述的记忆碎片,以及可见的极少的文字记载,来发掘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读者穿越时空去理解这一群体如何不断地调整着对本民族的认同情感,以应对数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

民族认同在本研究中不仅仅是一个视角,更是贯穿始末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核心,笔者以时间为轴展开讨论。在运用翔实的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构筑出三家台蒙古族人在600余年间的—幅完整的认同变迁图景。在这样一个历时性框架下,动态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同当地各民族长期交流融合中,该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出现时强时弱的波浪式变化。在这一表象背后,凸显了民族认同维持、变迁和重构的韧性及复杂性。这一个案事实,促使笔者得出如下几个观点:第一,民族认同要素核心论观点。即无论个体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是本民族的或是他族的,无论其认同的产生过程中是否受功利性因素的影响,民族认同始终在某一核心因素影响下得以持续和在民族成员代际间传递。第二,民族认同变迁互动论观点。即民族认同的变迁是在民族成员与他族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变迁可能是认同意识从高到低,也可能是从低到高,但必定受当地其他民族、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该民族所处国家,甚至是全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第三,民族认同重构“目的理性”观念。即民族成员整合现有资源,包括民族有形的文化特色、无形的情感基础和社会情境三种因素,经由选择性的认知,重新建构起新的具有不同内涵和强度的民族认同,以适应民族生存的需要,这种选择性的最重要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具有目的理性。

引 言

从接受教育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 56 个民族组成”就成为笔者所接受的最早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知识。这一句话竟使小小年纪的笔者感到一种奇妙的自豪,那时其实对“民族”一词是毫无概念的,自豪主要产生于“56”这一数字,“越多越好”是孩提时代稚嫩的认识。当笔者走进大学,特别是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大家庭”后,作为土家族后裔的我,在与同学、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民族身份时不时地成为谈论的话题,笔者才真正对“民族”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积累,更是一种切身的现实体会。在这些交流中,有两种态度是笔者经常面对的:一是好奇,对少数民族的好奇。早已习惯自己民族身份和生活环境的自己,虽然能够理解别人那种探询的措辞,但是在族际间交流如此频繁、社会流动程度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人对少数民族抱着一种神秘的想象,仿佛少数民族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这倒是笔者始料不及的。但这也使得作为少数民族成员之一的自己,因少数民族具有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而高兴。二是质疑,与前者相反,这种质疑是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特性的怀疑,是对“少数”这一词语所包含的异质性的怀疑。诚然,反思自己以及家乡人民生活、劳作的方方面面,不禁会反问自己:我们是土家族人吗?我们的语言、服饰和言行举止,与别人还有什么差异吗?苦苦思索,笔者的回答是:“确实,从很多表征来看,我们之间是没有差异的,但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仍然是一名土家族人。”这样的回答也许不是一种解释,而是一种自我定义。

“在实际社会发展过程中,群体间的实质性差别的消亡很可能早于群体名称象征意义的消亡,特别是对群体的划分予以制度化之后。”^①因此,当实质性的差异越来越微弱时,少数民族成员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对本民族有着什么样的认同呢?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剖析,可以很好地对人们的质疑给予明确和清晰的回应,从而加深人们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有利于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

基于上述考量,笔者决定选择“民族认同”作为博士论文写作的核心议题,并最

^①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9 页。



终决定以湖北省恩施州三家台蒙古族村为田野调查点,对该村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维持、变迁与重构进行历时性的系统研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把该村数百年的发展变迁分为如下四个时期:元末明初;明清时期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田野调查点的选择缘由及调查点基本情况做了详细介绍。第二、三、四、五章分别就上述四个历史阶段三家台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进行剖析,呈现了一幅民族认同波澜起伏的真实历史画卷。详细探讨了历经600余年三家台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维持的内在原因,并对每一次民族认同变迁和重构的原因、形式、特点等做出了解释。第六章为结论与讨论部分,一是通过对前面各章论述的分析与总结,提炼出民族认同核心论观点、民族认同变迁互动论观点以及民族认同重构“目的理性”论观点,以助于加深对民族认同相关问题的理解;二是通过对我国现行民族政策利弊得失的权衡,展望了我国少数民族群体民族认同的发展趋势。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001
一、概念辨析	001
二、西方族群认同理论	006
三、国内民族认同研究概况	017
第二节 选题意义	032
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32
二、拓展民族认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033
三、充实民族认同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	034
四、丰富了蒙古族的相关研究	034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理论视角	035
一、研究方法	035
二、理论分析视角	042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选择缘由	044
一、秉承学术传统	044
二、具有独特研究价值	044
第五节 三家台蒙古族村的概况	045
第二章 元末明初时期部氏族人民族认同意识低落	047
第一节 黄金家族的陨落	047
第二节 部氏族先人融入迁居地民族	050
一、部氏族先人迁徙情况	050
二、融入当地民族	051
第三节 部氏族先人认同意识外在表现的沉寂	056
一、族际交流时的审慎	057
二、主动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	059
第四节 民族内部核心记忆的保存	061



一、口述历史产生认同与认异	061
二、传统节日和仪式的改造	062
三、鉴别身份的暗语	065
第五节 小 结	067
第三章 明清时期部氏族人民族认同意识高涨	069
第一节 没落家族重振雄风	069
一、子弟入仕	069
二、声望出众	071
三、以孝慈之道闻名乡里	072
第二节 民族边界清晰	073
一、确认族内成员的标准	075
二、排斥族外成员的方式	080
三、其他民族成员对部氏蒙古族的排斥和区分	082
第三节 部氏族人认同意识高涨	085
一、族内的高度统一和团结	085
二、与外族互动所体现的强势态度	086
三、宗族组织活跃	088
第四节 小 结	090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氏族人民族认同意识回落	092
第一节 村民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迁	092
一、传统习俗变迁	094
二、政治文化的全面渗透	097
三、经济变迁	099
四、权力关系变迁	102
第二节 接受改造，民族间积怨加深	105
第三节 策略性回应国家政策的影响	109
一、家庭教育与集体教育	110
二、私下交往与公开互动	111
三、表面应付与强制干预	112
四、集体行动与国家政策	114
五、姓名字辈与血缘关系	115
第四节 小 结	117
第五章 三家台村部氏族人民族认同的现代性重构	119
第一节 三家台村落后面貌简介	119



一、经济发展缓慢	120
二、产业结构单一	121
三、交通不便	121
四、文化教育落后	121
五、社会资源贫乏	122
第二节 族别认定后民族认同意识的转变	123
一、民族身份确认	123
二、三家台村的全面发展	125
三、部氏族人民族认同意识趋弱	128
第三节 三家台蒙古族自治村成立后的跨越式发展	133
一、三家台蒙古族自治村成立简述	134
二、三家台蒙古族村的跨越式发展	135
三、自治村成立背后的博弈	136
第四节 部氏族人民族认同的现代性重构	139
一、传统习俗复兴	139
二、民族认同意识持续增强	142
三、族谱修撰背后的认同意识比较	148
四、以利益获取为原动力的民族认同现代性重构	154
第五节 小 结	159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161
第一节 民族认同研究中的几个相关结论	161
一、民族认同要素核心论观点	162
二、民族认同变迁互动论观点	165
三、民族认同重构“目的理性”观念	168
第二节 关于民族认同发展趋势的讨论	170
一、我国民族政策实施思考	170
二、民族问题“政治化”与“文化化”之争	173
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9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民族认同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之一,通过检索,可以看到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呈百花齐放之态。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证研究;既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有心理学、文学、史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节笔者拟就能够收集到的国内外资料对民族认同的研究做一个简要回顾。既能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也希望能发现现有研究不足,以期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突破。

一、概念辨析

(一)概念界定

在研究过程中,常常涉及“民族”、“族群”、“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民族意识”、“族群意识”、“中华民族”等概念。这些概念中,除“民族”、“民族认同”在学界有较为清晰的定义外,其余概念虽经过众多研究者的讨论,但在使用中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因此,特对其在本文中使用时内涵进行以下界定。

本文中所使用的“族群”一词,指代的主体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所认定的各“民族”成员,即对应我国 56 个民族。“中华民族”一词,则指代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 56 个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交往融合中所形成的整体,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实体的各民族成员的总称。文中出现的“族群认同”、“族群意识”,其内涵分别等同于“民族认同”、“民族意识”。

关于“民族意识”的概念,前辈专家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①。熊锡元教授认为,民族意识的内涵主要包括两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 页。



点，一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亦即认同；二是在族际交往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害与安危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①王希恩教授也曾在《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一文中分析到：“民族意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感悟，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前者可以等同于民族认同，后者则包括极广泛的内容。”^②从以上种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其实是民族意识中本质的部分，如果没有对本民族的认同，也就谈不上对自己所属民族利益的感悟，正如马戎教授所说，“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认同和对于其他族群的辨异，就是族群意识的核心内容”^③。所以，本文中的民族意识（包括族群意识），主要指民族成员在民族具体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本民族心理上的归属和感情依附。

（二）族群概念的发展^④

基于以上对民族与族群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国外族群概念的发展进行讨论。“族群”一词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从其产生之日起，在西文语境中就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表述。我国有学者开列了关于族群概念的15种甚至20种定义，^⑤可见其内涵界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族群的英文“Ethnic group”一词是由希腊文“ethnos”一词演变而来。据说 ethnic 是在14世纪中期才成为英语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所指是“非基督教的”、“非犹太教的”或“异教的”（heathen, pagan or Gentile）。^⑥1935年，经 Sir Julian Huxley 和 A. C. Haddon 倡议，学术界才开始较普遍地试图在概念上把“race”（种族）和“ethnic group”（族群）区分开来，认定前者是用于研究人类体质变异所用的概念，后者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差别所用的概念。^⑦“ethnic”是一个形容词，英语从未曾采用希腊文的 ethnos 作为一个名词。缺乏一个合适的名词形式，

① 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第29页。

②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第18页。

③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④ 本内容主要参考郝时远：《Ethnos（民族）和 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⑤ 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7页。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0—11页。

⑥ 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9期，第55页。

⑦ 转引自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9期，第56页。



使得著者们创造了若干代用字。^① 所以,为了表述的需要,西方学术界存在着多个内涵上与 ethnic group 有区别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相关性的词汇,如 ethnic、nationality、group、subpopulation、grouping 等。

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起,“ethnic group”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而当时其主要内涵是指“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具有的宗教的、语言的、习俗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共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②。即当时的主要用途是指称那些主流群体之外的人群:亚群体或者少数民族群体。^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核心的功能学派推动下,西方人类学界逐渐摒弃了学术话语中“种族中心主义”及“殖民主义”,以反思性的态度转向对异文化的认可与尊重,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性及异文化的合理性。博厄斯学派所倡导的文化相对论观念,成为研究者研究工作中的基调。因此,“ethnic group”一词也越来越强调基于共同历史、文化、语言等要素为特征的共同体。“ethnic group”一词作为专业术语被收录于辞书,始见于 1964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释义为:“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根据其所展示或据信展示的民族综合特征所要求或被给予的特殊地位。”^④1969 年,又被收入了《现代社会学词典》,释义为“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⑤。前后概念对比,可以发现,“ethnic group”一词的内涵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所包含的种族差异成分已被文化的差异性取代。

仔细理解这些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各种定义的表达都指明“ethnic group”一词所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群体或共同体,这一群体或共同体内的成员在某些方面如信仰、文化或体质等有着相似性,然而,概念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分歧就是:作为人们共同体或群体的“ethnic group”,究竟是否为由人类所构成的大社会中的小群体或次群体。这也就是说,“ethnic group”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人们群体的概念,其外延应该有多宽,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导致对“ethnic

① [美]威廉·彼得森:《民族性的概念》(上),林宗锦译,《民族译丛》,1988 年第 5 期,第 10 页。

②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

③ 详见 Werner Sollors. *Theories of Ethnicity: A Classical 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郝时远:《Ethnos(民族)和 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7—8 页。

⑤ 转引自郝时远:《Ethnos(民族)和 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8 页。



group”概念的理解困难乃至一定程度的概念混乱。^①对这一纷争给出最好回答的是美国学者理查德·谢默霍恩，他指出：“在现代世界的每个社会中都包含着或多或少与主要人口不同的小单位或次体系。指明这整体中的小部分群体的最合适通用术语就是‘ethnic group’。”^②谢默霍恩由此认为，“ethnic group”可被定义为在一个较大社会中的小群体，它具有真实或假想的共同祖先，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用一个或数个象征因素作为文化焦点以体现自身的群体性。他的定义对西方学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基本上把“ethnic group”当成是与主流群体相对的非主流群体，或者说是少数群体，也类似于我国“少数民族”的概念。

由此，概念的定义似乎获得了一定的一致性，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又把问题转向了“ethnic group”所隐含的意义。既然是“与主要人口不同的小单位或次体系”，是“一个较大社会中的小群体”，那么必然与主流有差异。按照逻辑推论，与主流相异也就处于主流的“他者”地位，是一个不能同主流取得平等地位而位于社会的边缘的群体，而且定义中的“小群体”、“小单位”、“次体系”等本身也带有一种弱势或者边缘歧视性含义。即使学者使用该词语时的主观愿望是正面的，或者说是中性的，但仍免不了让人产生误解，因而这些定义被批判说使“ethnic group”带上明显的贬义色彩。

在这一时期，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印度、中东、非洲，乃至挪威，提出了“ethnic group”主要具有社会边界属性的观点，试图通过他的“边界理论”来否定和消除该词的歧视性含义及其贬义色彩。^③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沃克·康纳指出：“美国社会学家们用‘ethnic group’来表达‘在某一较大社会中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并且有认同感的次群体’。这样的定义使 ethnic group 与少数群体同义，这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违反了 ethnic group 的原意。很明显，一个与祖先相关的群体在传统意义上并不一定是一个较大政治社会中的次级部分，他甚至可以是—个国家中的主导成分，同样也可以扩散至数个国家，如阿拉伯人。第二，不加区别地将 ethnic group 与无数种类的少数群体相连，模糊了不同形式认同之间的巨大区别。”^④他的这一观点特别指明了

①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3页。

② Richard Schermerhorn,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 12.

③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5页。

④ Walker Connor.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4 (1978). 转引自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5页。



ethnic group 也涵盖一个社会中主流群体,对族群概念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提出了“ethnic group”的定义:“拥有名称的人们群体,它具有共同祖先神话,共享历史记忆和一种或数种共同文化要素,与某个祖国有关联,并且至少在精英中有相当的团结意识。”^①这一定义的给出,完全解除了 ethnic group 所隐含的歧义。由于受这样一批学者的影响,1997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上“ethnic group”的释义也变成了“通过共同文化以及常常在种族和特性上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任何人们群体”^②。

在此之后,西方学界内部对“ethnic group”虽然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理解,但至少不会用这个词来专门指称“小群体”或“次体系”,也不会让人对该词语的感情色彩产生误会。随着讨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认为“ethnic group”也可以是主流或主导的人们群体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ethnic group”概念原本带有的贬义性或歧视性越来越少,乃至至少在目前,西方学术圈内比较公认的看法是,“ethnic group”是一中性的概念或术语。^③

(三) 民族认同概念

“认同”这一概念其实源于心理学,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④而对这一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是埃里克森,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这一全新概念,把认同进一步划分为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不同的层面,指出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有时它指一个人对其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有时指个体对其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有时指自我综合的无言操作,有时则是指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⑤在随后的研究中,一方面由于学术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社会历史的原因,民族认同的相关研究逐渐从社会认同研究领域分化出来,得到了较高的关注并迅速发展。^⑥

对于什么是“民族认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定义,如作为美国心理学领域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之一的 Phinney 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

①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 12.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 Grolier in Corporated, 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10, 1997, p. 631.

③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5—86页。

④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⑤ [美]卢文格:《自我的发展》,李维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⑥ 史慧颖:《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页。



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和承诺、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卷入。^①而社会认同研究专家 Tajfel 给出的定义是:民族认同是一个人的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涉及他是某个社会群体(民族)的成员身份的知识,以及与此种成员身份相关联的情感 and 价值意义。^②由于认同无论从任何层面来进行分析,最终还是得把分析的基点设定在人的心理层面,所以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民族认同的结构、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认同的人口变量研究、民族认同与行为适应、民族认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③

作为人类学领域的民族认同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民族认同与文化、历史、语言间的关系。随着民族认同相关理论的更新和交替,这一概念内涵的定义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如马林诺斯基认为“认同”含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④美国学者迈尔威利·司徒沃德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⑤

二、西方族群认同理论^⑥

族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和不断建构的过程。通过梳理,可以按照各种理论形成和变更所关注的焦点——族群认同的基础是什么——这样一种视角来对理论发展源流做一个综述,主要包括“客观文化论”、“边界论”、“原生论”等等。

(一)客观文化论

持这一论点的学者认为,族群的本质在于可观察到的共同的客观文化特征,认为这一群体应当具有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习俗及社会组织等。这一理论在

^① Phinney, J. S.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pp. 499—514.

^② Tajfel, H.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史慧颖:《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18页。秦向荣:《中国11至20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5页。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文化适应与心理疏离感》,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21页。

^④ [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美]迈尔威利·司徒沃德:《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周伟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93页。转引自李忠、石文典:《当代民族认同研究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24页。

^⑥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庄孔韶主编:《人美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流行。其代表人物为美国人类学家纳罗尔(Raoul Naroll),他将“族群”定义为:

- (1)在生物学上,它基本上是能够自足、自我绵延的;
- (2)它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念,在文化形式的外在统一性上也是可以认辨的;
- (3)它构成了一个交流和互动场;
- (4)在构成一个可以与其他同类范畴相区别的范畴时,它具有一种自己认定的或被别人认定的成员资格标准。^①

这一理论最为强调上述第二点,即文化的共同性。所以,该理论更为常见的做法是,把族群当做各种社会文化的承载和区分单位。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应当包含以下内容:族群是在隔绝的地域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族群间的根本差别是文化差别;文化差别是引起族群间冲突和矛盾的主因;族群问题和族群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最终会消解。^②

但是,这一阶段也有人通过实证研究,^③对这一理论提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质疑,即“社会人群的界定与分类,应该根据外来观察者的客观角度,或是以这些人的主观认同”^④。问题并不只限于此,在随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纳罗尔为代表的客观文化论者遇到了更多的诘难。一方面,随着殖民统治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崩塌,以前被忽略的新兴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问题显现于历史舞台,而包括美国在内的殖民国家内部的族群问题也出现复苏和高涨的态势。这就导致一系列的质问:如果说共同的文化是族群认同的基础,那么为什么文化的同化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不能实现族群问题和族群本身的消解,反而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意识到,这一理论太过僵化地看待族群,把族群固定于一个由客观文化组成的框架范围内,因而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社会事实。特别是没有考虑到不同文化因素划分的人群范畴有不能吻合的现象,也无法确定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界定有多大程度的客观文化相似性的人群能归于一个族群。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忽略了对族群认同变迁的解释。^⑤

^① Raoul Naroll. *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4, 5: 4: 4: pp. 238—291, pp. 306—312. 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②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③ 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 of Highland Burma*. Norwich: Fletcher and Son LTD, 1964.

^④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⑤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5, pp. 1215—1218.



(二) 边界论

边界论的首创者，是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ck Barth)。由其主编并于1969年出版的《族群与边界》一书，已成为族群理论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名著。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族群并不是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社会组织。自我认定的归属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是族群最重要的区分特征。^①在该书序言中，他说：“人们更多地注意的是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的历史边界及其联系，而尚未相应地开展对族群的形成和族群边界的本质调查。”^②

按照边界论的观点，客观文化论中所强调的文化特征或差异，只不过是人们用来表明他们族属不同的标志而已，因而主张将归属作为族群的关键特征能够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一旦把族群定义为一个归属性和排他性的群体，族群单位的持续性本质便很清楚了，即它取决于边界的维持。维持边界的文化特征可以改变，成员的文化特征同样可以转换，甚至群体的组织形式也可以改变。二是解决了社会相关因素独自成为成员资格的特征问题，即可把这类问题归结于群体成员的自我选择和认定，也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群体成员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并不影响其共同的族群认同这类问题。^③

从上可知，边界论其实在给人们传达这样一种观念，即族群认同的边缘研究不仅将族群当做一个集体现象，也将之扩及于现实环境中个人的经验与选择。^④边界论对客观文化论的批评，并非完全反对和抛弃族群的文化基础，而是转移了族群研究的视角或切入点，即边界论把观察族群的视角从客观标准转向了主观认同，从关注作为族群核心内涵的文化要素转向关注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从静态的、孤立的“部落”或“村落”研究发展到了互动的、变化的族群性的研究。^⑤以此为开端，族群认同理论实现了由客观论向主观论的转变。

(三) 原生论

族群认同理论完成由客观论向主观论的转换，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即需要回答主观的族群认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将要讨论的原生论及下一个工具论都属于主观论的范畴，只是他们在面对这一提问时，选择的解释角度各有不同而

①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②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族群与族群文化》(徐杰舜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③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族群与族群文化》(徐杰舜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④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⑤ 张丽剑：《“民家情”：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版，第9页。